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
《读者》杂志原创版 联袂推荐

Science fiction • 中学生创新阅读

名家科幻小说 排行榜

2009年

非常6+2

6本名家精品选萃

最新名校初中、高中作文精选精讲

《中学生创新阅读》编委会 主编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一篇文章感动一生
词语盛宴，精神大餐
名家选，选名家
优中选优
感动一生的珍藏
最美，最新，最全

灵感与墨香齐飞 妙文共青春一色
最值得中学生品读的文学饕餮大餐！



大陆名家、港台精英、青春写手同台竞逐，展现2009年华语文学年度盛宴。

精选王蒙、铁凝、陈忠实、贾平凹、苏童、易中天、梁文道、韩寒、蔡骏、十年砍柴……年度佳作，零距离解读可触可摸的文学中国，彰显文字之美，体味人生百态。

中国一线作家、诗人担纲编委，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读者》杂志原创版联袂精荐。

责任编辑：曾钰钦 封面设计：程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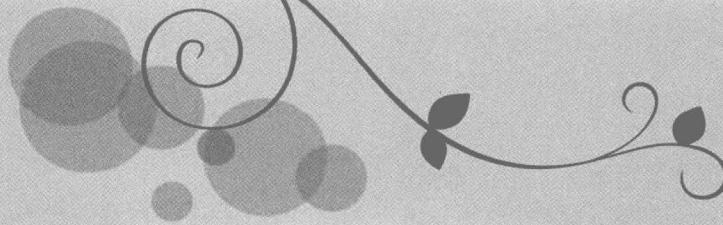
上架建议：青春文学

ISBN 978-7-5624-5224-9



9 787562 452249 >

定价：29.80元



Science fiction • 中学生创新阅读

名家科幻小说 排行榜



2009年



《中学生创新阅读》编委会 主编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09年名家科幻小说排行榜 / 《中学生创新阅读》
编委会主编.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0.1
(中学生创新阅读)

ISBN 978-7-5624-5224-9

I. ①2… II. ①中…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225913号

中学生创新阅读 · 2009年名家科幻小说排行榜

《中学生创新阅读》编委会 主编

策 划: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 曾钰钦 版式设计: 曾滟媛 周 宇

责任校对: 秦巴达 责任印刷: 张 策

*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张鸽盛

社址: 重庆市沙坪坝正街174号重庆大学 (A区) 内

邮编: 400030

电话: (023) 65102378 65105781

传真: (023) 65103686 65105565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邮箱: 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华林天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 × 1092 1/16 印张: 19.25 字数: 306千

2010年1月第1版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624-5224-9 定价: 29.8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 违者必究

目 录 contents

特别推荐 · 2009年度科幻小说排行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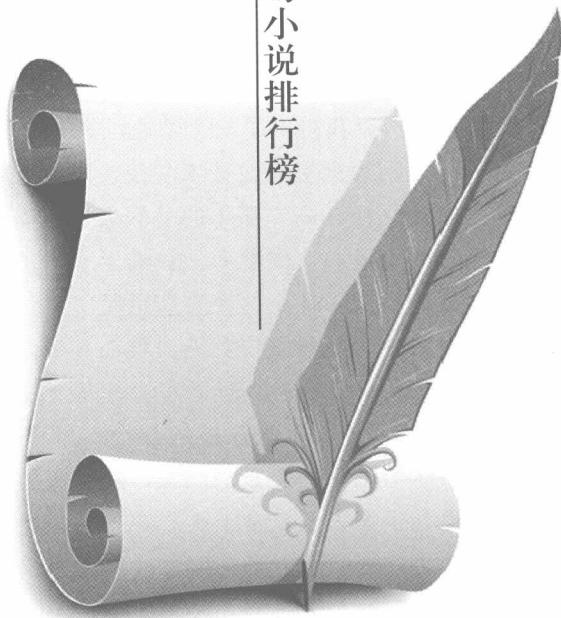
- 002 火星户口 安龙
015 擦肩而过 七月
041 看不见的星球 郝景芳
054 北京以外全部飞起！ 潘海天
083 决战美杜莎 王晋康
102 酷热的橡树 星河
128 若马凯还活着 长铗
155 神之国度 余小艾
161 寻找亚特兰蒂斯 钱琨
169 古曼人棉城遗址调查手记 迟慧
180 盗圣白玉汤 夏笳
211 非常大总统 孙宝成
226 看不见的原野 因可觅
239 一个人的愿望 陈茜

特别关注 · 2009年度长篇科幻小说精彩节选

- 259 十亿光年 今何在
300 后记

特别推荐

2009年度科幻小说排行榜





火星户口

安 龙

说起我的学生生涯，就不得不说起高中那坨破事，说起我的高中生活，就不得不说起王世搏，我高中的那个哥们儿。

这辈子大概没什么人能让我打心眼里佩服的了，除了王世搏。王世搏是在我读高三那年转校到石河子一中的，和我一宿舍。

他来石中是来复读的，可打死我也想不到像他这种高考考了满分的人也会来复读，如果全国第一名还上不了想上的大学，那谁还能考上大学？可事实就是如此，所以我得出了一个结论，高考是坨狗屎。

也许一切原因都是因为火星职业技术学校，没有火星上的这坨烂学校后来的一切都不会是这样。高二那年的暑假老爹从表哥那弄来本招生简章，说什么激励我的上进心，硬憋着让我看了一下午。看完之后我上进心倒是没见长，光纳闷了为什么这个宣传语是“学汽修免费学驾驶，学美容免费学美发”的中等专科学校竟能出现在高等院校招生简章里，而且分数还超了清华北大耶鲁哈佛石河子大学老大一截。

当时我以为这个什么“火星职业技术学校”脑子出什么毛病了。后来我拿给老爹看，老爹刚从一个饭局回来，红着眼睛满身酒气地看着我亲切地说，你个龟儿子哪天要是拿上火星户口了，老子给你当儿子都成。然后他抱着我的肩膀狂吐了一通，刚好吐在了那份招生简章上，脏兮兮一片，也分不清他吃的是大熊猫还是东北虎，不过唯独火星职业技术学校那页他没敢往上吐。

后来我才得知这所学校是火星唯一一所地球招生的学校，而且毕业包分配，户口不用打回生源地，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火星职业技术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就等于是火星户口啊。

不过听说王世搏来复读的原因就是想上这所什么什么火星职业技术

学校时，我还是大吃了一惊，这破学校竟然连高考满分的人都不要，它到底还想不想招到学生了？然后王世搏用看白矮星人的眼光看着我说，你小子难不成还不知道高考招生是按地区招的还是咋？

其实我对这方面一直很小白，我老爹对我要求不高，能考上大学就成，虽然这两年“大学”这个词越来越不好定义。我以为高考就是你去参加考试，够人家定的分了人家就要，你就是个人模狗样的大学生了，不够分更简单，拍拍屁股哪凉快搁哪去。

很显然高考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简单，比如这个按区域招生，学问可就海了去了，具体的我也说不清，反正说什么是为了公平考虑。总之就这么说吧，火星职业技术学校一年总共有三千个招生名额，其中两千九百个是在火星，地球上只有一百个名额。就这一百个名额到地球上还给拨拉拨拉分个一二三四。很不幸王世搏老家是上海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沿海贫困地区。上海人口、面积都实在太小，和其他省份相比完全处于弱势，因此上海地区一个火星职业技术学校的录取名额都没有。

不过听说环境危机和火星大开发之前上海是个很牛气的地方，比起石河子和南极开发区毫不逊色。历史课本上有上世纪上海的照片，那片高耸入云的高大建筑群让那帮只知道在课上睡觉发短信的纨绔子弟也肃然起敬。2010年上海还举办过一场叫做世界博览会的活动，据说当时的场面令全世界为之瞩目，王世搏的名字就是从这里来的。不过现在的上海市区大半都被淹在了海中，往昔的繁华也只不过是过眼云烟。现在上海让海水浸得连棒子也不长一穗。

能在高考得满分说明王世搏不是那种在石中常能见到的宅男书呆子，恰恰相反，王世搏整天在课上要不睡觉要不和我头藏在桌上小山包似的书堆下侃大山。我觉得高四三或者高四对两种人来说是幸福的，一种是我这种哪也不会所以哪也不学的人，一种是王世搏这种啥都会了所以啥也不用学了的人。所以我们每节自习课幸福地侃着。

慢慢我对王世搏的身世有了了解。王世搏祖上八代一直是土地里刨食的贫苦农民，直到他的祖父去外地干了一辈子苦力，有了点积蓄，回乡后正好有个纨绔子弟把家败了，他祖父就拿所有积蓄买下了人家的一所大宅子。没过两年，解放了，宅子给土改了，他祖父、爷爷还有他老爹都被打成了地主，那个败家子却成了贫下中农，翻身做主人了。所以王世搏的老爹没有上过一天学。上海还行的那两年王世搏家过



得还可以，或者说是相当不错，直到全球升温，两极冰盖融化，地球气候越来越恶劣，还有后来的火星大开发，地球上没有沉入海中的沿海城市都相继没落了。如果不是那些无聊的晚自习，我还不知道上海有过这样一段辉煌的历史。在我印象中，沿海地区一向都是贫穷与落后的形象代言人。

王世博还说，其实石河子的崛起也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当两极冰盖融化海平面上升以后，地球上的金融全面崩溃，大片土地沉入海中，而人口却仍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面临绝境的人类动起了开发火星的念头。其实在理论上讲开发火星的技术是十分不成熟的，环境大危机来临后科学技术几乎止步不前，毕竟大多数人的温饱都没有解决。但人类却凭借顽强的毅力神话般地用上世纪的技术把宇航员送上了火星，最终达到了大规模移民的水平。

上个世纪美国航天局就能把宇航员送上月球，其实跟想把移民送上火星没什么两样，只不过需要更大推力的火箭罢了。那些火箭就在那里，塔克拉玛干星际物流中心上。

记得小时候第一次去我老爹单位组织的塔克拉玛干旅游，我老爹带着我去看火箭。在石河子每天不分昼夜经常能感到脚下的大地震动，老妈告诉我那是塔克拉玛干又一班火箭发射飞往火星了。到了塔克拉玛干刚下车，一班火箭发射的震动就把我掀了个五体投地。汽车有很强的减震装置，所以在车上一直没感觉出来。在塔克拉玛干上走路要时刻留意时间，每隔整五分钟不管你在干什么都要停下来蹲到地上，除非你想和我一样与大地母亲来个亲密接触。

我清楚地记得那天晴得像学校食堂免费供应的汤一样——不过据说这种天气在上世纪比打雷的天气还常见——然后我看到了真实的发往火星的火箭，不过只是一部分。王世博说世界上没有人能看到火箭的全貌，因为它的长度已经远远超过了人类的视觉距离极限。当时的我以为我看到了一堵墙，竖直方向无限延伸，水平方向略有弧度的金属墙壁。我在石河子每天都能感受到很多次的地震就是这东西发射时产生的。

当时老爹仰望了这堵墙五分钟后，问导游火箭在哪，旁边他单位的一个同事有些卖弄地说，这就是火箭，老爹呆了一会，说我又不是不知道，以后我儿子还要坐着它去火星呢。那时的我已经颇有些懂事了，我能看出周围的人都在努力地憋着笑意，那时候我老爹已经有些权势

了——虽然那时候我老爹已经有些权势了。

塔克拉玛干上矗立着无数个这样的火箭，每天都有无数个这样的火箭在这里发射。只有亚欧大陆板块的中心地带才能承受住如此庞大的冲击力。据说塔克拉玛干曾经是一片沙漠，不过现在的这里是一片焦土，火箭发射时喷射的巨大火焰让整片土地都成了黑色，不穿特制的隔热鞋而踏上地上脚底会烫出水泡来。

地处塔克拉玛干附近的石河子渐渐成了国际化的都市，而上海却日渐破落。大量的公司工厂都搬迁到了内陆，海水倒灌也使得土地不适合耕种。后来王世搏家的日子穷得实在没法过了，他妈受不了这份苦，丢下没满月的王世搏跟一个老挝人跑了。王世搏全靠他爸一个人拉扯大。也许是当时年龄小的原因，王世搏对此似乎很淡然，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从学校对面书店租来的爱情动作小说，一边跟我说着这些。

其实我蛮佩服王世搏老爹老王头的，一个从没上过学的庄稼汉肯供儿子上大学。据王世搏说和他一块长大的几个朋友连义务教育都没读完，就跑到内陆打工来了。北京、上海还有香港是国内最大的三个农民工来源地。

王世搏老爹老王头还有一点让我佩服的，就是王世搏刚来石河子一中的时候可以向学校申请贫困生助学补助，老王头带儿子报名的时候也打算申请补助，走到学校大厅的时候看到大厅中央有一幅巨幅的红榜，以为是考试排名光荣榜，一时心血来潮让儿子念一念，满是自信地相信下次考试后红榜上第一位那个大大的烫金的名字将会是儿子的，结果王世搏还没念完标题“上季度贫困生助学补助名单”，老王头就拉着儿子气鼓鼓地往回走了。

不过没多久省里来人弄了场教学考察，石一中的这套申请贫困助学补助的方式随之更加人性化了——学校直接将助学补助加到每月在食堂消费最少的一百个学生的饭卡里。于是那帮贫困生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节食大运动——很多人都靠学校这点微薄的补助金活命，毕竟补助名额有限，要想拿到就必须比别人吃得更少。而且还有一帮打扮得像发情的雄性孔雀一样的女生节食减肥来捣乱。于是王世搏每天只能把伙食费减了又减，估计要不是每次我都剩些给他，估计他早瘦得只剩排骨了。

有一个说法，穷人和富人在澡堂子里脱光了一模一样，都是一样的人。不过在石一中的澡堂子里，一看那些瘦得冻猫子似的伙计就知道是

贫困生出身了。

其实根据物质循环理论，山珍海味和萝卜青菜都可能是别人或者别的动物的排泄物构成的，本质上没有区别，从王世搏身上我更加体会到了这一点，素炒饼组成的大脑不比熊猫肉组成的大脑差，反而倒强了不少。

不过有时候我觉得也许王世搏这么聪明也许是三聚氰胺的功劳，虽然有人说三聚氰胺只会引起肾结石而不是让你脑瓜变得灵光，但王世搏每天的伙食除了两顿炒饼就是一斤牛奶了。

关于这个每天一斤奶的问题倒是在学校引起过一场风波，有一次课间有个刚吃完红烧大熊猫的纨绔子弟看到王世搏吃完炒饼后大口地喝牛奶，然后后来吃清蒸东北虎的时候和更多的纨绔子弟说起这件事，引起更多的吃饱了撑的纨绔子弟前来打酱油围观。最后事情不知道怎么捅到了校长那里，第二天升旗仪式上他老人家发话了，说最近他听到一些同学反映有些接受国家贫困助学补助的贫困生拿着国家的钱大吃大喝，甚至还喝牛奶，这样很不好，他很痛心，校长腆着个孕妇般的啤酒肚说，熠熠生辉的脑壳晃得王世搏不敢抬头正视。

王世搏每天喝牛奶确实有点奢侈，不过关于校长的贫困生不能吃好的不能穿暖的不能消费娱乐这一逻辑是用左半边屁股还是右半边屁股想出来的我也一直很纳闷。其实王世搏每天喝奶也有他的苦衷的，打他没满月他老妈跟老挝人跑了之后，他老爸疼他，一直给他喝牛奶，直到今天——当然你也可以理解为王世搏现在还没断奶。活了二十年还没断奶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谁没点怪癖啊，石河子还有个人坚持认为自己是颗莴笋呢。

老王头供儿子喝了二十年牛奶也是令我佩服他的一个原因，上海那鬼地方实现温饱还是个问题，老王头竟出血本供儿子喝了二十年牛奶。地球上牛奶可是个金贵的东西，毕竟用熊猫体细胞与大肠杆菌融合来生产熊猫肉要比从奶牛身上挤出牛奶来要廉价和迅速不少，以至于奸商纷纷往牛奶里兑水。不过水对人体也没有什么坏处，可坏就坏在有关部门对牛奶质量的检测上，兑了水的牛奶氮元素含量也就是蛋白质含量不达标，奸商只能继续往里兑三聚氰胺。

后来王世搏不敢在食堂或者其他公共场合喝牛奶了。每天早晨天不亮的时候王世搏都要拖着我偷偷地跑到学校大门的门卫室找老王头拿牛奶。那时候老王头还在学校当保安，因为回上海的路费太贵，在石河子

顺便也能照应下王世搏。老王头每天看门闲着没事就洗衣服床单，他在学校大门旁边两个银杏球上挂了条绳子，上面总是挂着各种各样花花绿绿的内衣外衣被罩床单，王世搏就躲在里面一口气把牛奶灌完。

久而久之，人们每天早晨总是能看到我和王世搏鬼鬼祟祟地跑出宿舍不知道去哪，然后再做贼心虚地在晨读前端着粗气满脸通红地赶回教室，王世搏的嘴角还总是挂着来历不明的奶白色液体。人吃饱了之后的想象力总是无穷的，一些莫名其妙的言论开始流传开来，人们看我俩的眼神越来越暧昧。

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有人这么无聊，再说人的性取向和你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一样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况且我早晨不过是因为王世搏极度怕黑而跟他拿趟牛奶而已。但为了王世搏的助学补助这件事我只能有口难辩。面对流言如果你出来澄清你就会发现事情总是越描越黑，而保持沉默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

终于有一天课间一群女生在教室后面指指点点，不时还捂着嘴发出暧昧的笑声，然后我华丽地爆发了。

草泥马的，你们这么关心王世搏的性取向是不是看上人家了？我拍案而起，冲着那帮女生大骂。本以为出狠招会让她们闭嘴，没想到一个叫丁小莉的女生突然也拍案而起，冲我大喊，我就是看上王世搏了，怎么着？

很早以前我就开始注意这个丁小莉了，虽然她不是长得特别漂亮的那种女人，但玲珑的五官组合起来让人看了有一种想与之共度一生的冲动，我之所以会爆发主要也是因为她。

教室立刻静了下来，丁小莉小脸红得像苹果一样地回到了她的座位，故作平静地看起书来。那一刻我觉得心好像在往下沉，我觉得我可能真的有点喜欢丁小莉了。

然后王世搏一脸无辜地从厕所回来，上课后我偷偷问他，对他来说是兄弟重要还是女人重要。

王世搏用莫名其妙的眼神看着我说，兄弟像是手足，女人像衣服。我长长地舒了口气，可没等这口气出完，王世搏又补充，见过没手没脚上街的，没见过不穿衣服上街的。

丁小莉开始公开追王世搏了。可是出乎我意料的是王世搏对此却无动于衷。

有一天丁小莉把我约出教室，我知道她是想让我给她帮忙，而我竟然鬼使神差地答应了。我想我是真的喜欢上丁小莉了。

课上趁王世搏清醒的时候，我问他觉得丁小莉怎么样。

没兴趣，他说，然后垫起最厚的那本教辅准备睡觉。

突然我想到，王世搏一定是喜欢别人，所以才对丁小莉这么冷淡。事实果然如此。一个晚霞像火焰般照亮天空的傍晚，王世搏红着脖子说，他喜欢隔壁班的那个刚从火星转学过来的女生。

当时我着实吃了一惊，没想到王世搏的眼光能有这么高。不过这样的话问题就比较好办了吧，当时我想，四角恋总比三角恋强，毕竟两男两女的问题总比两男一女的问题好解决。三角恋就像数学上的三体问题，求来求去总是无解。

于是我决定帮王世搏追到那个火星女生，当然也是帮自己追丁小莉。不过真的见到那个火星女生后我才知道问题是多么复杂。

火星上的人类都是遵循优生学在试管中培育后代，再加上良好的后天环境，因此可以说火星上出生的人类都是完美的个体。

那个火星女生身高足有一米八五，据说刚到火星人平均身高，表情是那种冷艳到不行，让人看了都忘记了呼吸。

每次课间跑到阳台上吹风成了我跟王世搏的必修课。每当那个火星女生走出教室王世搏都会摆出一副很忧郁的造型，那女生走后猴急地问我她注意到他了没。

后来我给王世搏出了个主意。每天放学那个女生都会抱着两本练习册回宿舍，我就装作不小心撞到那个女生，尽量把她的书撞到地上，然后“恰好”路过的王世搏就帮她把书捡起来还给她，而且“不经意”地翻开书，趁机窥视下她的名字。当然这是我在言情小说里看到的情节，学校门口的那个书摊很不厚道，经常拿言情小说当爱情动作小说卖，虽然二者的区别只在某些场景的细节描写详细程度上。按书中的情节，男主角一般都是通过一段“×××吗？真是个好名字呢”的对白成功勾搭上了女主角，随之展开了一场缠绵悱恻荡气回肠的爱情史诗。因此我决定把这段话也当做王世搏的开场白，不过说得不要那么脑残。

接下来的一整天王世搏都在意淫火星女生的名字，猜测着究竟哪三个字才配得上她。到最后他甚至还找开本砖头字典翻字。

终于挨到了放学，我把眼睛发红的王世搏从字典上拽出来，跑到

隔壁班门口眼巴巴地守株待兔。终于目标出现了，我毫不犹豫地冲了上去，结果力气大了，差点把她撞倒，甚至还听到她脱口而出的骂娘。

之后我转身观察王世搏的情况，还好一切都在意料之中，王世搏很有风度地帮她捡起了练习册，然后不经意间翻动了其中一本的扉页。待到王世搏再“不经意”地瞥到她的名字，说出那段经典对白来，事情就算圆满了，我仿佛都能看到和小莉一起幸福快乐的生活在向我招手了。

可王世搏瞥了一眼练习册内页后，脸色就突然变得铁青，身体定在那一动不动了。在我急得跺脚的当，那女生从王世搏手里夺过了练习册，径直走了。

我走过去拍了王世搏脑门一下，他才清醒过来。

她到底叫什么，我问。

廖琼花，王世搏回答。

廖琼花到了石一中后，据我还有全校其他五千名处于性成熟阶段的男生的观察，她换衣服的频率保持在半天一套上，而且更换的从来没有过重样。

因此猜测她下一套衣服的颜色和款式成了石一中全体男生茶余饭后的乐趣，而那帮相貌不出众或者惊人出众的女生只有看着一群色迷迷地在阳台等着看廖琼花经过的男生只有干瞪眼的份。

不过瞪眼归瞪眼，学校对门一家作坊式山寨衣服店却目光敏锐地发现其中的巨大商机，通过特殊渠道弄到了学校教室的监控录像，然后贴着各种各样牌子款式却与廖琼花前几天穿过的衣服款式类似的山寨衣服挂满了这家店，店的名字也赫然改成了“火星外贸”。那些整天对廖琼花生活作风唧唧歪歪的女生在周末也跟着别人一起跨过写着“地球的消费，火星的享受”的招牌冲进火星外贸抢购衣服，然后得意洋洋地在走廊里像小公鸡一样走来走去，向男生们展示她们的火星最新款服饰。

而那家店也足够聪明，懂得在监控录像里看到的廖琼花穿的火星服饰的基础上做些变动，让那些家庭主妇般的女生感觉不到其实自己穿的衣服款式正是廖琼花前几天穿过的。

终于有一天，廖琼花让人大跌眼镜地在下午穿着上午穿过的衣服出现在学校。男生们纷纷感到失落，以至于全校老师一致认为那天学生课上回答问题非常的不积极；而那帮女生则穿着山寨自廖琼花款式的衣服扬眉吐气地在廖琼花面前高谈阔论。

可到了下午，学校每周两节课的自由活动时间里，我却在学校隔壁脏兮兮的网吧里破天荒地见到了廖琼花，高贵得和周围环境格格不入。她刚好坐在我对面，我看到她从脖子后面衣领商标的地方取出了一张TF卡，然后在一家火星网站上下了一堆东西拷了进去。廖琼花把卡插回去后，在手机上按了些什么，然后，我以为我眼花了，廖琼花的衣服出现了一堆马赛克图案，刹那间粉红色裙装变成了黑色女仆装。这才是货真价实的火星货，刚从真人版美少女战士变身的视觉震撼中恢复过来的我想。可惜王世搏还待在宿舍睡大头觉没有看见这一幕。

第二天那些课间总在走廊走来走去高谈阔论的女生消失了，见识过或者耳闻过真正火星服装的人谁都知道了她们身上穿的不过是山寨货而已。那家火星外贸的生意也迅速衰败下来。

这期间王世搏追廖琼花的事也一直没有进展，我发现这件事的艰巨性大大超越了我的想象。而丁小莉却不顾王世搏的白眼对他一直纠缠不休。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了，每天早晨我都被王世搏从被窝里拖出来去学校大门值班室老王头那拿牛奶，在众人暧昧的目光中回教室，课间跑到拥挤不堪的隔壁班门口等着看廖琼花，放学后丁小莉拿着数学教辅找王世搏问问题，一直追问到男生宿舍门口。

一天放学，丁小莉像往常一样向王世搏搭讪问题，我看丁小莉一时也问不完就跑到操场打球去了。王世搏迟早会上火星的，所以我很相信丁小莉不会得逞，所以迟早还是会得逞。

丁小莉照例追问出了教室，可王世搏那天忘了带宿舍钥匙只得跑到操场找我。篮球场就在学校大门旁边，王世搏和丁小莉走过来的时候，老王头正在往绳子上挂王世搏的内裤。

老王头没有看到王世搏身后的丁小莉，大声地用上海话喊了声王世搏的名字，问，钱还够花不。

王世搏应了一声，说够了，这时候老王头看到了后面的丁小莉，突然明白了什么，装作认错人了的样子急匆匆回到了门卫室里。

之后没多久，老王头就辞了学校门卫的工作。到一家建筑工地当小工去了。

无聊的日子总是不断地重复，那天我和吃足了素炒饼的王世搏走进教室就感觉气氛有些不对头，男人们都一脸冤念地埋头苦读，女生们则扬眉吐气，三五一群地聚在一起说着什么“哎呀哎呀真不要脸”之类的

话，马上我们就明白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原来是廖琼花把她的女儿带到了学校，一个SD娃娃般的小萝莉。立刻王世博被这一晴天霹雳雷呆，站在那里半天嘴都合不拢。

后来我得知其实廖琼花的女儿只不过是廖琼花十二岁的时候她家里为了让她生活不至于太无聊，而用她一半的体细胞基因和火星人类基因库里优秀的基因组合成的一个胚胎在试管里培育出来的婴儿，廖琼花并没有结婚也没有男朋友更没有做那群女生所谓的龌龊事。得知真相后王世博还是没有摆脱沮丧的情绪，毕竟不管从法律还是伦理还是基因的角度来讲那个小萝莉确确实实是廖琼花的女儿，而且她女儿的父亲确确实是很多人。

据说其实这种事情在火星是很平常的事，就像养猫猫狗狗一样。

第二天凌晨我被王世博拖起来去拿牛奶。打老王头去工地当小工后王世博的奶还是没断，每天早晨跑到教学楼后面的围墙敲三下墙，然后一个油腻腻的篮子就会从墙那边系过来，里面用输液瓶装着一斤牛奶。

那天王世博拿到牛奶没有喝，等到中午他拿我的饭卡在食堂又打了三斤牛奶，连同早上一起统统倒进我俩的饭盆里，在旁人惊讶的目光中端起一盆来，用一种悲壮的语气说，干！

在我印象中在学校有外人的时候老王头从来不和儿子打招呼，即使面对面走过也装作不认识的样子。学校组织的优秀学生学习经验交流大会邀请王世博家长参加老王头也让王世博以工作忙为理由推托掉了。我记得那天大会的时候老王头站在门卫室门口的桌子上欣慰地看着校长给王世博戴上小红花，拿一个老式松下磁带机录下了校长遗憾地说可惜能培养出这样优秀的孩子的王世博的家长没有到场，实在是可惜……

虽然我不明白为什么老王头总是在学校躲着王世博，仿佛生怕给他丢人似的，但我却一直觉得老王头很伟大，这个念头在老王头死了之后愈发地强烈了。

老王头出事那天，王世博一如既往地趴在书堆里看我租来的爱情动作小说，一个浑身沾满油漆的民工样的人突然闯进教室，用京腔十足的普通话问教数学的老头子，王世博是不是在您这个班？

等我们赶到现场的时候，救护车已经走了，不过根据现场情况来看确实没有叫救护车的必要。

老板三个月都没有发工资了，那个说北京话的民工告诉我们，昨天